

楔子 愛美成癡的皇后

傳聞，當今皇后趙氏是天下第一美人。

艷冠群芳的她甫入宮名聲不顯，之後不知怎麼入了皇帝的眼，雖不能說榮寵不斷，但位分卻一升再升，直到先皇后生下樂平公主血崩身亡，皇帝痛心不已，當時的趙貴妃在君側日日安撫陪伴，不久趙貴妃被扶正，堂而皇之進駐坤寧宮。之後趙氏縱橫後宮十數年，無人能在美貌上望其項背……或許不能這麼說，畢竟能入宮的佳麗，才貌必有出眾之處，然而在趙氏掌權後的十數年間，後宮中只要傳出美名的嬪妃、公主等，不是失蹤就是死於橫禍，自然無人能和趙氏比肩。甚至在她生下五皇子後，為了維持身材及容貌，寧可喝下絕子湯不再生育，足見她對身為天下第一美人的堅持。

皇帝對此睜隻眼閉隻眼，趙氏的父親是手握大權的內閣首輔，種種優越條件更是加重了她的氣焰，長久下來，趙氏心狠手辣、專擅獨斷的形象便深植人心，卻是無人敢多加評論。

就在某一日，來自西洋的傳教士進貢了一批西洋鏡，時人平素慣用的銅鏡，無論磨得如何光亮總有些失真，且細部看不清楚，擺弄一陣子鏡面就會模糊，得重新磨光。但西洋鏡極為不同，無須打磨便光亮清晰，鏡中倒影纖毫畢現，才送入宮便引起了一陣追捧。

第一美人的趙氏自然不會錯過這樣能反映自己美貌的奇物，在進貢當日，一座與人幾乎等高的西洋鏡便被抬入了坤寧宮。

當趙氏興致勃勃立在西洋鏡前，她的笑容僵硬了，戾氣漸漸浮現在明艷的鳳眼之中，化為實質的憤怒，炸裂了她的理智。

今年的她還差幾年步入不惑，乍看之下仍然艷光四射，但美人終會遲暮，再加上她是個心思重的，無論抹上再厚的粉，仔細一看眼角及額頭已經出現了不少細紋，雙頰不再豐盈，反而有些凹陷，顯得顴骨高聳，鼻翼兩旁至唇邊更添了淺淺的一道溝。

原本自豪的纖細身材，因為長年的節食，看上去成了瘦削，保養得還算細膩的肌膚，卻少了點光澤，連烏黑的秀髮中都藏了幾根白絲。

她完全無法接受自己也會老去，當下砸碎了西洋鏡。

「何姑姑……」趙氏摸著自己的臉，顫聲問向自己跟前最得臉的老嫗嫗。「誰是全天下最美的女人？」

「全天下最美的女人，自然是皇后娘娘您了。」何姑姑不假思索地道。

「我還美嗎？我還美嗎？」趙氏喃喃自問，瞪著何姑姑的眼神越見瘋狂。「我有一天也會像妳一樣皺紋遍布、滿頭銀絲、皮膚鬆弛、腦滿腸肥……」

何姑姑的老臉不著痕跡地抽搐了一下，仍是恭敬地回道：「不會的，娘娘保養得當，青春永駐，即使添了年歲，在同輩人之中亦是美冠當世。」

「妳也說了是同輩人。」趙氏的神情漸漸陰冷起來。「陛下總會再次選秀，屆時新入宮的嬪妃個個年輕貌美、青春洋溢，本宮說不得就會遜色了！怎麼可以有人比本宮更美？怎麼可以！」

趙氏又摔了幾個花瓶，咬牙切齒問道：「何姑姑，妳說現在這後宮裡，還有誰比本宮更美？」

「無人比皇后娘娘更美。」何姑姑答得斬釘截鐵，因為這是事實。

「那下一輩呢？我記得惠嬪、沈昭儀她們都生了女兒吧？今年也該十多歲了！」趙氏口中的惠嬪、沈昭儀等人，雖比不上她的美貌，但也算是小家碧玉，她原本不甚在意，但今日的西洋鏡揭了她的瘡疤，不由令趙氏遷怒起她們生的公主，天知道會不會青出於藍。

「如今陛下的幾名公主，縱然也有顏色不錯的，卻都不及娘娘姝麗……」說到此處，何姑姑驀然想起了一人，聲音不禁一頓。

趙氏敏感地察覺了，艷麗的臉都猙獰了起來。「是誰？」

「有一人老奴不敢確定。」何姑姑老實地答了，「就是住在景陽宮偏殿的樂平公主……」

「樂平公主？」詫異的聲線，說明了趙氏也想不起來這是哪號人物，畢竟景陽宮可說是冷宮，還住在偏殿，天知道這個公主是哪個杳冥宮出來的。

「就是端敏皇后駕崩前生的小公主福瑞雪，一出生就被送到景陽宮，恐怕連陛下都忘了還有這個女兒吧？要不是端敏皇后留下遺言，那種爹不疼娘不愛的哪裡可能受封樂平公主……」何姑姑有些遲疑地說著。

端敏皇后留下的嬪嬪服侍於景陽宮，那嬪嬪前一陣子過世了，而宮人們死傷殘病的消息一向都要在坤寧宮造冊，若非何姑姑意外瞄到過一眼，可能也想不起樂平公主這個人。

美眸一道厲色閃過，趙氏想起來了，要說自入宮多年以來，她最耿耿於懷的，便是端敏皇后的美貌，那是趙氏都不得下甘拜下風的。

端敏是先皇后的諡號，趙氏因嫉妒心使然，在端敏皇后死後從來沒去關心過那小公主，自也不知原來小公主的封號是樂平，還住在最偏遠的景陽宮，而樂平公主也幾乎從沒參加過宮中的任何活動。

仔細算算那樂平公主今年也該及笄了，依端敏皇后的容貌，樂平公主絕不可能生得太差，當下一股酸意鋪天蓋地而來，幾乎將趙氏滅頂。

「管她生得如何！下個月初三每年固定的春遊踏青，陛下會帶後宮女眷出遊，那個樂平公主藏了這麼多年，也該現現世了……」

## 第一章 討生活不容易

鳳翔侯府。

「你在人牙子那裡蹲了三日，就買來了這個玩意兒？」

華惟深狀似不經意地說著，修長的手指在身旁銀狼的銀灰毛髮中穿梭，他的姿態優雅，從容不迫，襯著天人般的俊美外貌，簡直如同一幅美不勝收的畫。

銀狼其實是隻狼犬，卻承襲了狼的外貌，高大威猛、桀驁不馴，牠是老鳳翔侯留在華惟深及冠那年帶回來的，當時還只是隻幼犬，已然透出威風凜凜、孤傲不群的意味，算是華惟深接掌錦衣衛指揮使的禮物，然而隔年老鳳翔侯便仙去，這隻銀狼便成了一個念想。

那銀狼蹲坐著，該是雄糾糾氣昂昂，卻在主人的撫摸之下眯起了眼，半偏著頭，竟透出了些許可愛。

可是聽訓的李總管可不敢這麼想，偌大的鳳翔侯府中，就沒有人不怵這隻狼犬，到現在也只有華惟深能接近牠，所以牠的一切，都是華惟深親自打理的。

像是摸夠了狗，華惟深慢吞吞的收回了手，幽深的眸淡然掃過眼前的李總管，還有李總管身旁站的那個……全身沾滿泥灰髒得不成人形的小泥豬。

說是小泥豬還恭維她了，雖然衣裳寬大不合身，但還是能看得出來這頭小泥豬身上壓根沒幾兩肉，全身上下也只有那雙清澈的大眼還算看得過去。

感受到主子的不滿，李總管背脊涼了一下，正想替自己辯解一二，銀狼卻突然抬起了頭，冷冷一瞥，李總管的背脊不只涼，還麻了，說話自然更沒膽氣。

「因為侯爺不要小廝，指定要婢女，漂亮的不要，還得要醜的、本分老實的，話不能多，奴才找了半天，才找到這麼一個……」

聽到侯爺要的是醜婢女，那小泥豬微顫了一下，把自己縮得更小了。

天知道李總管也不容易啊！因為鳳翔侯華惟深生得太過俊美，過去貼身服侍的婢女沒有一個不想爬床的，最後無奈換成了小廝服侍，想不到小廝更乾脆，直接下藥想強了侯爺，還對他上下其手。

氣得華惟深又換回了婢女，橫豎被女人摸總比被男人摸來得好，之後特地讓李總管重新挑人時還強調不能長得漂亮，貌醜才不會心大。

華惟深冷眼看著小泥豬，冷聲開口道：「叫什麼？幾歲？哪裡人？」

小泥豬沒有反應，李總管忍不住輕輕掐了她一下，額際都冒出冷汗。

小泥豬反應過來是在問她，才唯唯諾諾地道：「我、我叫小雪，今年十五歲，那個……」她算是哪裡人？很認真的思索了一下，才擠出了答案。「……宮中出來的人。」

恭州人？那是巴蜀一帶？華惟深沒有深究，總之李總管會去調查清楚。他又打量了下小泥豬，最後嫌棄地一揮手。

「帶去洗洗。」

李總管正要應下，小雪突然低聲叫道：「不要洗！」

他喜歡醜的，但洗了就不醜了啊……

華惟深連看都不看她了，「那就扔出去。」

「還是洗一下好了……」小泥豬非常識相，縮著脖子立即弱弱地改了口。

李總管無奈地帶著這個小泥豬退了出去，讓下人帶她去梳洗。

約莫一個時辰之後，李總管重新回到了書房外，這次他的表情不僅憂愁，眉間的皺褶都形成了一個深深的川字，他將洗淨後的小雪，小心翼翼地帶到了華惟深的眼前。

饒是華惟深這樣深沉的人，在看到如雨後新荷般的小雪時，呼吸都忍不住停了一下。

她穿著鳳翔侯府下人的衣服，深靛色素面縲布的襦裙，梳著雙丫髻，渾身上下乾乾淨淨沒有一點裝飾，卻是膚色如雪，長髮如墨，腮凝新荔，清麗絕倫。

讓華惟深不由聯想到冬日初開的梅花，那樣怯憐憐的立在那兒，卻是美得驚人，雖還帶了點稚氣，但方及笄就有這般麗色，日後長開來只怕傾國傾城。

這丫頭的長相，遠遠超出了他的要求。

「扔出去！」華惟深斷然道。

「不要扔我！」小雪簡直要哭了，好不容易找到地方收留她，馬上又要回到那飢寒交迫的日子嗎？「我就說不要洗的……」

這話代表她，其實很清楚自己的美貌？

華惟深眼睛眯了起來。「侯府不養花瓶。」

「我、我會做事。」小雪急了，左顧右盼地想找些事來做，證明自己的能力，最後目光竟大膽的鎖定在華惟深跟前那懶洋洋的銀狼身上。

「服、服侍爺之外，我、我還可以照顧牠！」玉蔥般的雪白手指準準地指著銀狼。華惟深微一挑眉，倒是來了點興趣，連銀狼也豎起了耳朵，反而是李總管緊張地偷偷拉了下小雪的袖子，讓她別趕著找死。

曾經府裡有下人試圖逗弄銀狼，差點沒直接被咬斷喉嚨，最後嚇瘋了被送出府去，這可不是寵物，而是猛獸啊！

小雪卻似毫無所覺，清淨澄澈的大眼帶著一絲倔強地盯著銀狼，整個人看起來倒沒有方才小泥豬那可憐兮兮的模樣了。

終於，華惟深不知是好心給她機會還是決定草菅人命，略帶諷意地道：「那妳就試試，若摸到牠還能保住一條小命，妳就留下。」

言下之意就是，若小命保不住，那也無所謂留不留了。

小雪點了點頭，帶著一股傻勁，壯士斷腕似的走向了銀狼。

李總管阻止不了她，只能看著她悲壯的背影緩緩前行，直到她來到銀狼跟前。

小雪蹲下了身，慢慢伸出雙手，純淨美眸中是單純對銀狼的喜愛。

難得地華惟深竟有些不忍，正想出言制止，卻見小雪突然抱住銀狼的頸項，而後一張清麗小臉直接埋入了濃密的銀灰毛髮之中。

「你好舒服！」小雪低低叫著，笑聲似銀鈴。

是妳好舒服吧！華惟深表情難解地望著這一幕，更令他難以置信的是，銀狼不但沒有生氣，反而轉過頭舔了小雪一下，讓那丫頭笑得更開心了。

李總管則是直接石化，他覺得看到銀狼說話都還比較能令人接受。

就見一個傻丫頭與一頭體型比她還大的狗玩了半晌，像是滿足了，她才抬起頭望向目光森然的華惟深。

然後她燦爛的笑容收了，喜悅的目光熄了，又恢復成那怯生生的小可憐。

「我可以留下了嗎？」她絞著手指，小心翼翼地問。

「既然銀狼留妳，就留吧。」華惟深心情有些複雜，他可能會懷疑李總管看人的眼光，卻絕對不會懷疑銀狼看人的眼光，只是對於牠疑似變節的舉動，多少不太舒服。

小雪面露驚喜，笑容可掬，又伸手想去摸銀狼，此時她的小肚子卻不識相地叫了一聲，讓她的動作僵在那兒，小臉上透出了些許尷尬。

是了，她自入府到現在都大半天了，還沒有吃過任何東西呢！此時銀狼突然起身，先抖了抖身上浮誇華麗的銀色長毛，居然慢吞吞地走到了書案前，撐起身子爪子一搭案沿，由果盤中叼了一顆番邦進貢的蘋果，直接送到了小雪面前。

小雪喜孜孜的接過，她最喜歡吃蘋果了！但當她心滿意足地抱著蘋果時，卻覺得哪裡不對，猛地打了一個激靈，她抬起頭眨著無辜的大眼望向華惟深。

對噢，這個才是主子。

而後者的臉已經黑了一半。

華惟深無力地揮了揮手，賞下了那顆無關緊要的貢果。

他發現自己大錯特錯，銀狼不是疑似變節，是壓根就變節了！

因為是隨身侍婢，小雪便住在華惟深臥室旁的廂房，房間不大，但桌床櫃椅俱全，還有一個小梳妝檯，上面放了一個手掌大的西洋鏡。

西洋鏡啊……小雪嬌軀一抖，連忙過去將那西洋鏡扣在桌上，不敢再看。

她會流落至此，就是西洋鏡害的！

還記得兩個月前的上巳節，皇帝帶著後宮女眷及眾皇子至京西的石景山春遊，自小到大都被遺忘在景陽宮的她，從未參加過任何皇室活動及慶典，這次居然被想了起來，奉旨參加。

她坐上馬車出皇宮那一瞬間，還心情愉悅地悄悄拉開了車簾，透過重重的鹵簿儀仗想看看皇宮之外的世界。

原來百姓的生活是這般多姿多采，宮外的樹木更加的綠，花草更加蓬勃茂盛，一切都新鮮有趣。

然而當抵達石景山後，後宮嬪妃及眾公主命婦們都先下了車轎，進了行宮，待她也下了車，才發現眾嬪妃女眷早已走光，只剩下尊貴的皇后娘娘立在原地，雖然面帶笑容的覷著她，但是她知道，那笑容帶著毒。

待皇后也走了，她就這樣莫名其妙地落了單，好不容易找到個宮人詢問，聽聞大隊人馬居然早就入了山徑走春，她急忙想趕上，但一入山遇到的卻是侍衛對她的追殺。

她只能一直逃一直逃，幸好她天生對動物有親和力，也能明白牠們想表達的意思，而森林裡的動物們都在幫忙她，讓她躲過一次又一次的殺機，可惜她又餓又冷，再也走不動了，終是被一個皇宮侍衛阻在了密林之中。

或許是想讓她死得明白，侍衛好心的告訴她，所有對她的追殺，都緣自於西洋傳教士進貢的西洋鏡，讓皇后發現自己的美貌不若以往，所以她便發狠要殺掉宮中比她美貌的人。

然而因為後宮佳麗早就不知被皇后清掃了幾次，容貌拔尖的都沒了，只剩下她這個被人遺忘的小公主，承襲了端敏皇后的美貌，成為當今皇后頭一等的眼中釘。

不殺她，要殺誰？

也是有了這樣的經歷，她才知道原來自己是美麗的，比天下第一美人皇后趙氏還要美。

那皇宮侍衛畢竟沒有殺了她，大發慈悲的放了她，還警告她若想生存下去，千萬要隱藏好自己的身分及美貌。

為此她滾進了泥濘裡，把自己弄得狼狽不堪，好不容易回到城中，卻意外遭拐子抓走賣給了人牙子，最後輾轉被李總管挑上來鳳翔侯府。

好歹有了個棲身之處，不必再挨餓受凍，小雪已經很滿足，至於是當公主還是當婢女，真的不是那麼重要，反正她從小到大也沒人真的把她當成公主來尊敬。

宮裡唯一對她好的嬪嬪與哥哥，前者已經往生，後者說不定還沒發現她被迫出宮。想到哥哥在朝廷中群狼環伺的處境，她連思念他都不太敢放肆，因為自己現下的景況若讓他知道了，註定會連累他。

「小雪！」外頭李總管突然來敲了門。

小雪收起了自己的心思，連忙應了，起身開門走了出去，只見李總管憂心忡忡地道：「今兒個是來不及教妳規矩了，侯爺晚點要入宮，可能會離開幾日，妳先去服侍侯爺更衣用膳，這應該會吧？先撐過今天，明日就會有專門的嬪嬪來教妳。」接著不待小雪回應，李總管將她拉到一邊，直接一個轉身就把她推入華惟深的臥房。

小雪差點沒摔個大馬趴，好不容易站定，她抬起頭，便看到華惟深穿著一襲中衣，一臉不悅地瞪著她。

「更衣。」他淡淡地道。

這還是小雪第一次見到穿得這麼少的男人，她不由直勾勾地盯著他，傻裡傻氣地問道：「爺要穿什麼？」

要不是她眼神坦然澄澈，沒有痴迷的愛慕，光她直視他這麼久，就足夠華惟深將她扔出去。

真要說起來，她早先看著銀狼，甚至是那顆蘋果的眼神，都比看他的眼神來得熱烈。

第一次，華惟深有點不平衡了，雖然他討厭眾人過分關注自己的容貌，並不代表可以容忍別人無視他的美貌，輸給一隻狗也就罷了，甚至還輸給一顆蘋果。

「放在床上的皂色曳撒。」他忍住脾氣寒聲說道，這算是破天荒他會對一個侍婢解釋這麼多。

小雪來到羅漢床前，果然見到一襲疊得整齊的皂色服飾，旁邊還擺了宮禁腰帶、茄袋、牙牌、烏紗帽等佩件，甚至還有一把繡春刀。

她先拿起了上衣，發現這是雲錦妝花羅材質，上面還繡了龍首魚身的不知名生物，下身袍裙中央分幅，兩旁襞積若干，華麗是夠華麗了，可她不會穿。

大眼朝華惟深眨了眨，「爺要先穿上衣還是下裳？這衣服是左衽還是右衽？還有衣服上這條線是要穿到哪個洞的……」

華惟深吸了口氣，在心中自我安慰這是她來的第一天，李總管什麼都來不及教她，不應苛求，遂抽搖著俊臉道：「拿過來我自己穿！」

拿過去這她倒是會，小雪乖巧地笑著將衣服遞過去，然後是各項佩件，待他一一將衣物穿戴好，她把最後的烏紗頂冠遞給他時，華惟深又冷冷說道——

「結髻！」

「爺要結什麼髻？」她遲疑了一下，指了指自己的頭。「我只會結這個。」華惟深拳頭都緊了，她要真敢在他頭上結雙丫髻，那後果就不只扔出去那麼簡單了。

第一天，這是她第一天。

只見一顆碩大的拳頭緊了又鬆，鬆了又緊，華惟深帶著一身冷冽走到了鏡台邊，自己利索地縮髻，還順帶把烏紗帽戴好了。

「備膳。」他如今說話，已經有些咬牙切齒了。

小雪再怎麼遲鈍，也察覺他情緒不佳了。桌上已經放著食盒，她連忙輕手輕腳地退到桌邊擺膳，將菜肴由食盒中取出，擺放在桌上，原應是一點難度都沒有的工作，然而等到擺好了全部的菜，她有些無措地看著最後一個食盒裡放的熱巾子和紫蘇水盆。

這些是要幹麼用的？她又望向他，大眼再眨，無辜至極。

華惟深覺得，自己的脾氣實在比過去好了許多，沒有在這個時候大開殺戒。

這是她第一天，第一天……

他悻悻然地走到桌邊坐定，在紫蘇水盆裡淨手後又用熱巾子擦乾淨水漬，順口就說道：「布膳。」

然而一說出口華惟深就後悔了，早知這丫頭是個傻的，怎麼可能會布膳？到時候不小心把食物灑在他衣服上，不是沒事找氣受嗎？

可是這回他又錯估形勢，布膳小雪倒是會，而且動作俐落，用長箸穩穩地將菜色夾到華惟深盤中，口味由淡至濃，可是當華惟深每道菜只吃過一口後，小雪就收了筷，束手立到一旁，又用那副天真無邪的樣子看著他。

「本侯還沒吃飽。」他憋著一口氣說道。

小雪卻不認同了，認真地勸道：「爺不能讓旁人知道你喜歡吃哪一道菜啊，所以每道菜吃一口就好……」

「本侯不是皇帝，不必在乎那些！」啪的一聲，華惟深手中的象牙箸斷了。

她這是第一天，第一天……第一天個頭！他就算是第一天當上錦衣衛指揮使，也沒傻成她這個樣子啊！

一向冷靜優雅又注重美感的鳳翔侯華惟深，這次真的怒了。

「本侯不管妳做了幾天的丫髻，但我下次見到妳時，該學的妳都得學會，否則本侯必然將妳扔出府，而且是親手扔，從最高處往下扔！」

「妳們有沒有聽說，侯爺的屋裡來的那個新侍婢，是什麼來頭？」

「聽說是外頭買回來的，長得可標緻了！我這輩子就沒見過那麼漂亮的人！細皮嫩肉的，一點也不像個服侍人的料啊！」

「喂！妳們說她會不會是特地買來……給侯爺暖床的？」

「說不定呢！畢竟咱們侯府從來也沒有過美成那個樣子的侍婢啊……」

鳳翔侯府裡一干婢女嘰嘰喳喳地討論著小雪的背景，畢竟華惟深厭女的事眾所周知，府裡的廚娘丫鬟不是上了年紀就是容貌平凡，最出挑的算是廚娘劉媽的女兒綠丹了。

可是這綠丹的姿色拿到外頭去也不過堪稱清秀罷了，所以華惟深院子裡來了小雪這麼一個沉魚落雁的小美人，自然成了眾所矚目的焦點。

一群人討論得興沖沖的，偏偏一道略帶尖銳的聲音硬生生插入了眾人的話題。

「不可能！」出聲的便是綠丹，由於母親是侯府的老人，再加上自小在侯府長大，沒見過外頭的天，她自認容貌拔尖，又是做專門接待外客這種需要臉面的工作，行事一向高傲，丫鬟們對她也多有忍讓。

她向前一步來到眾人之間，臉色多有不屑。「光長著一張漂亮臉蛋有什麼用？別忘了咱們侯爺自己就生得美，還會去稀罕別人？」

這麼說是沒有錯，可是……「但小雪留下來了啊！侯爺也沒像以前對待漂亮的侍婢那樣將她趕出去？」其中一個婢女有些納悶地道。

綠丹尖諷地笑了笑。「那是來不及呢！小雪入府的第一天，侯爺就急匆匆的入宮了，怎麼會有空處置她？妳們等著吧！就讓她再踴躓幾日，待侯爺回府，很快屋裡的侍婢就要換人了！」

這番話又掀起了一波議論，能留在侯府裡的丫鬟雖然都調教得謹守本分，不敢冀望自己能被侯爺看上，不過若能近身服侍一個絕世美男子，縱使不敢起任何邪念，總也是相當激勵人心的一件事。

「妳們高興什麼？就算小雪走了，那位置該換成誰嘛……」綠丹斜目環視了眾人一圈，很是驕傲。「那就各憑本事了！」

一番針對小雪將被趕出府的話，說得影影綽綽，但居然有不少人相信了，所以接下來幾日，侯府裡的下人對小雪很感冒，除了一部分人持著觀望態度敬而遠之，那些被綠丹籠絡的、心比較大的幾個婢女，對小雪可是極盡排擠之能事。

剋扣膳食還是好的，鳳翔侯府的待遇不差，該發給侯爺貼身侍婢的日用及定例，比如每個丫頭都有的首飾、服裝、茶葉、蠟燭、皂角……等等，便從來沒有補足過。

而負責管理眾丫鬟的李總管沒有摻和下人之間的鬥爭，就他看來，若沒有在侯府裡自保的能力，那麼被排擠出去說不定是一樁好事。

小雪是個樂觀的人，對於眾人對她的冷待及打壓不是不明白，只是不想理會，反正從小到大只有已經去世的教養嬷嬷陪她成長，在她單純的世界裡並不需要朋友。

剋扣膳食無妨，只要有得吃就好；定例不足亦沒關係，沒有那些東西也能活下去，而且她現在有更重要的事要做，就是要盡快將服侍人的技能都學會，其餘什麼下人間的生存之道對她而言都是浮雲。



這是華惟深離開侯府後的第十天，小雪每日就是和李總管帶來的嫵嫵學規矩，除了必學的禮儀進退，其他諸如衣物的穿用搭配、男子髮式的梳理，如何剪燈添油、煮茶燙酒，如何調香薰衣、打簾搨風、如何傳話學舌、跑腿清掃……等等。

嫵嫵教得鉅細靡遺，小雪也學得起勁，只希望在短時間內攢積一些不被扔出府的本事，要不是侯爺不興通房那一套，說不準連床第之事都得學全了！

然而她學得越勤快，對她不滿的人就越多，尤其是綠丹那群人，對她漸漸到了不依不饒的地步，有好些作態連府中的老人都看不下去。

只不過礙於綠丹的母親劉媽掌理整個廚房，算是擁有一定權力及人脈，綠丹本人也頗受府中管事看重，劉媽想把綠丹推到主子身邊的企圖亦不是一天兩天的事，因此眾人不想得罪她們母女，萬一壞了她好事，只怕現在那幾個丫鬢對小雪的惡意排擠，馬上就會落到自己身上。

當小雪學了一整日的禮儀，飢腸轆轆地來到膳房領取晚膳時，就見膳房裡的廚娘及丫頭們都自顧自的聊天說笑，但她一進門，說笑聲停了，眾人好整以暇地看著她，帶著不懷好意的笑。

「大娘，我來領膳食……」小雪禮貌地說道。

劉媽冷淡地瞥了她一眼。「妳來晚了，沒了。」

小雪睜大了眼，看著明明還在冒煙的蒸籠，她甚至能聞到裡頭白麵饅頭的味道，更不用說幾道小菜還有煮雞蛋等食物，就這麼敞亮地擺在長桌上。

「那個……」小雪纖長的手指指向了桌面上的菜肴。

「那不是妳能吃的。」劉媽冷哼了一聲。「才來府裡沒幾天，主子都沒服侍過就想著吃呢，沒門！」

所以新入府的奴婢們，沒機會服侍主子的都該直接餓死？

但小雪不擅與人爭辯，也懶得起衝突，只是把手指轉了個彎，指向蒸籠。「那饅頭……」

「沒了。」劉媽又是沒好氣地睜眼說瞎話。

好巧不巧，此時另一個婢女走了進來，笑吟吟地向劉媽等人打了招呼，同時也表明了自己是來領膳的。

這婢女與綠丹交好，劉媽自是笑臉以對，不僅打開蒸籠取出兩個白白胖胖的饅頭給她，在打菜時還特地加了分量，讓那婢女高興得直道謝，離開前還示威似的白了小雪一眼。

即使小雪再溫吞、再傻氣，也總該知道自己被欺負了，方才那打開的蒸籠裡可是有著滿滿的白麵饅頭，過去幾日她飲食被苛待，菜色再怎麼簡薄也會有個窩窩或烙餅之類的果腹，今日什麼都不給，顯然已是惡意滿滿，不再掩飾。

劉媽等人就等著她生氣，那麼她們便能以小雪刻意尋釁的理由聯合將她趕出府去，甚至她們根本不怕小雪告狀，因為曾經有婢女故作可憐向華惟深訴苦，結果被他認為是獻媚，理都不理直接把人發賣了。

詎料小雪並不是一般人，橫豎是領不到食物了，她轉身便要離開膳房，幾個等著

跟她吵架的大媽及丫頭傻了眼，劉媽更是急眼地喝住她。

「什麼都沒得吃，妳就不說句話？」劉媽索性挑明了問。

小雪停步，半側著臉往後看，好奇地反問：「我說了就有得吃？」

「不能！」劉媽拉下了臉。

那不就得了！小雪微微一笑，頭也不回地走出了膳房，不再理會膳房裡眾人的跳腳。

她臨走前的那抹笑，直接被眾人咬牙切齒地定義成了無聲的挑釁！

小雪無心管其他人的反應，慢吞吞地走回華惟深的院落，卻沒有回自己的小廂房，而是來到了華惟深的臥房門口，輕輕敲了敲門。

不一會兒，房中居然傳出動靜，接著門打開了，卻是披著一身耀眼銀灰毛髮的銀狼，探出了一顆狗頭。

「銀狼，我餓。」小雪垂下肩，摸了摸肚子，小模樣好不可憐。

銀狼隨即鑽出房門，抖落了幾根毛，接著微微俯身，突然迅雷不及掩耳地衝了出去，速度快得連小雪都無法反應。

不過怔愣也只是一會兒，在銀狼離開後，她輕快地坐到了臥房外花園的石椅上，大眼兒亮晶晶地望向銀狼消失的方向。

不多時，銀狼飛奔回來，牠口中叼了個籃子，來到小雪身邊時一個急停，接著趴上桌面將籃子放到了她面前——一整籃滿滿的蘋果。

小雪笑了，摸了摸銀狼的頭，開心地道了謝，接著拿起蘋果隨意擦了擦便有滋有味地吃著，一時之間把嬾嬾教授的進膳禮儀忘了個精光。

劉媽守得死緊的那些粗糲食物，怎麼比得上香甜的蘋果？

在這府裡，她不需要其他人的友誼，只要有銀狼就夠了。

## 第二章 小雪的異能

半個月後，華惟深風塵僕僕地回到了侯府，才一踏進大門，府裡的下人們便連軸動了起來。

燒水的燒水，備膳的備膳，在華惟深由大門行至房門的這一小段時間內，所有迎接他回府的雜務都需完成。幸虧中間他還會停留一會兒，摸摸前來迎接的銀狼，也算是變相替下人們爭取了片刻時間。

身為貼身侍婢的小雪自也忙得像顆陀螺，幸虧她這陣子學得勤奮，大多數的事都知道該怎麼做了，重新將床鋪了一遍，桌上擺果盤，備好華惟深的常服後點燃香爐，取來膳食……她做好一切準備，華惟深恰巧也踏進了房門。

小雪規規矩矩行了個禮，雙手遞上了乾淨的濕布巾。

華惟深不動声色地拿來布巾抹了一把臉，轉身就往裡間去，果然裡面已經兌好一桶洗浴的溫水，一旁放置著皂角，乾淨的布巾及全套中衣，空氣中隱隱約約飄著檀香的味道。

想不到他走了幾日，那丫頭還靈光了，沒他想像的傻。

很快地，他便將小丫頭的事扔到了一邊，疲憊地揉了揉眉心。

這陣子由大皇子福子淵提倡的稅制新政正如火如荼地推行，此政主要是解決長年

來豪富兼并土地、剝削農民的問題，難得地被皇帝所支持，因此大皇子主張改革稅制，高田者收取高稅，還地於民，同時增加國庫收入。

新政的第一步便是重新丈量全國土地，如今業已由南方富庶的幾個魚米之鄉先開始清查，然而反對改革的保守派以內閣首輔趙忠為首，他是國丈爺，身後也有不小的勢力，宮中還有皇后趙氏親生的五皇子福子勝支持，與福子淵為首的改革派勢同水火，因此京城裡裡外外最近有些紛亂，身為錦衣衛指揮使的華惟深自然忙得不可開交。

像是想刷洗掉那些釐不清的雜事，華惟深把自己從頭到腳痛痛快地洗了乾淨，由於他討厭旁人的覬覦，洗浴時從來不讓人服侍，小雪聰明地候在了外頭。

待華惟深走出裡間，馬上就有婆子進來整理浴桶及髒衣，剛洗浴完的他臉泛櫻紅，潮濕長髮散落，更顯眉似墨眸似水，鬆鬆的中衣露出半片胸膛，肌膚細緻如瓷，只消站在那裡，風流韻致渾然天成，整個人像被一團淡淡的光澤籠罩，極具魅力。

可是小雪看他的目光仍是那般清澈，沒有半點被驚艷的樣子，華惟深很滿意她的反應，但不免心頭有些異樣。

看來他一直想錯了，以為找個醜丫頭才不會心大，其實就該找個比他還漂亮的，估計這丫頭習慣了她自己的美貌，看著他便連一點妄想也沒有。

他討厭那些貪他美色的噁心目光，現在來了個不貪的反倒失落了，看來一般男人的賤骨頭他也有。

不知主子只看了她一眼腦子已轉了百八十個圈，小雪專注在自己的工作上，有板有眼地替華惟深穿好了一襲道袍，動作嫻熟地彷彿做過了幾百次，而後取來篋子替他通了通濕漉漉的頭髮。

這篋子是特製的象牙粗齒篋，在通髮的同時也有按摩的效果，小雪的力道不重不輕，就這麼規律的梳著還挺舒服，華惟深慢慢閉上眼享受，待她擦乾梳好了他的長髮，巧手替他綰了個文士髻，插上一支檀木雲紋簪，他也張開了眼。

「不錯。」華惟深雖然冷淡了些，卻不是個苛刻兇厲的主子，做錯事的下人處罰不會輕，但該賞的下人也不吝於讚美，這麼短的時間已服侍得比他先前幾個換掉的貼身侍婢及小廝都好，他很滿意。

「謝謝爺！」小雪甜美地笑了起來，霎時彷彿周圍全失了光芒，讓人只想不錯眼地直直看著她。

華惟深不由眼睛一眯，開始有點理解旁人看他看呆了時的心情是如何。

「下去領賞。」他說。

小雪正在替他倒茶，聞言眼睛睜得大大地，閃著驚喜的光采。「爺要賞小雪，小雪可以自己選擇賞賜的東西嗎？」

「妳要什麼？」華惟深眉一皺，難道他錯看她了，其實她骨子裡是個順竿兒爬的貪婪傢伙？

很快小雪就給了他答案，她輕快地跑到了桌上的果盤邊，熟門熟路地撈了一顆蘋果。

「小雪要這個。」她開心地將蘋果捧在了手裡。

原還想著要捨出幾顆金元寶的華惟深一時啞然無語，果盤是她備的，他實在很難不懷疑她早就替自己準備好了，不禁揮了揮手，果盤裡隨便她拿。

小雪也不貪心，只拿了懷裡的那一顆蘋果。

此時李總管來到門外恭敬地求見，小雪乖覺地抱著蘋果離去，自知接下來的話不是她可以聽的。

李總管一進門，先稟告了這半個月以來府裡發生的大大小小事情，其實在他井井有條的管理之下，侯府並沒有出任何岔子，京裡的人也知道華惟深不在，當然不會有訪客，三言兩語就講完了。

華惟深點了點頭，說道：「辛苦你了，這陣子你忙裡忙外做得不錯，待會兒自去領賞。還有教導小雪的那個嬾嬾也得發下賞賜，那傻丫頭都讓她教得開竅了……」提到了小雪，李總管不由有些好笑。「小雪確實學得勤快，原本連侯爺的公服怎麼穿都不會，她竟搬了侯爺校場上的木人樁練習穿衣。還有她現在男子髮髻結得這麼好，可是她一次次用銀狼的長毛練習而來的……」

一開始還聽得有趣，到後來華惟深的笑意都僵了。

敢情自個兒頭頂上這文士髻，還是那丫頭在條狗身上學會的？他收回先前認為她靈光的話，她根本還是一樣的傻！

「不過她或許太勤快了，引起了府中其他婆子奴婢的妒嫉，這陣子她沒有少被人排擠。」李總管也不是替小雪抱不平，他只是平鋪直敘地說明了半個月以來在小雪身上發生的事。

華惟深面無表情地聽完，說道：「你說膳房前幾日只是剋扣，還給她一點食物果腹，之後幾日連個饅頭都不給了，那她是吃什麼活到現在？」

李總管的表情頓時有些古怪。「說來奇特，小雪每回肚子餓，都是銀狼去替她取來膳食，府裡的蘋果都快被銀狼拿光了。」

銀狼一向高傲冷漠，對府中除了華惟深以外的人皆不假辭色，旁人想靠近牠就會遭受無情的攻擊，偏偏牠對小雪特別照顧，顯然已違反牠平時的習性，這是為什麼？

華惟深沉吟著，想起了傻丫頭只拿了一顆蘋果作賞賜時欣喜若狂的笑容。

「本侯倒要看看那傻丫頭是怎麼拐帶了我的愛寵……派人去宮中內務府再要些蘋果，把膳房缺的補滿！」

華惟深回來之後，小雪服侍得不錯，還得了賞賜，膳房自然不敢再明目張膽的剋扣她的膳食，婢女們也不敢大張旗鼓地與她作對，小雪的日子似乎好過了起來。這其中，最不甘心的自然是劉媽及綠丹母女了，既然不能明著來，那就暗著來。綠丹生得小家碧玉，在侯府一干姿色平庸的婢女中堪稱亮眼，也擁有幾個追求者，其中對她最殷勤的，就是替侯府後院花園修剪花草的長工。

綠丹施了個美人計，讓那長工注意小雪的行動，如果可以，就在眾人面前輕薄她，

只要他得手了，綠丹就答應與他相好。

那長工原先還不肯答應，畢竟小雪是侯爺的貼身侍婢，雖然都是下人，在地位上卻是比他高一些的。

但綠丹知道這男人色慾薰心，特地帶他到膳房躲在柴堆旁等候小雪前來取膳，那長工一看到小雪的樣貌便驚呆了，好半晌都沒辦法回過神來。

老天爺啊！這世界上居然有這般美麗的少女，他作夢都夢不到啊！

當那長工一回神，已經答應了綠丹的要求，甚至這時候綠丹在他眼中已經連路上的泥土都不如了。

他滿心滿眼都是小雪，心忖如果豁出去輕薄她，她便不清白了，這輩子不就只能跟著他了嗎？就算侯爺為她出頭又如何？得到這樣的美人，被趕出府他都情願！於是那長工縝密地規劃了一連串的陰謀，他每日清掃修枝的花園在小雪取膳的必經之路上，他算準了她會來的時辰，假意在旁修剪花草，待她離得近了便衝上去抱住她，然後任她尖叫得眾人皆知……

想是這麼想，他也準備好了，眼睜睜看著小雪穿著婢女靛青色的衣裙行來，他以前嫌棄死那顏色，覺得花一樣的少女穿了都顯老，但在小雪身上，他只看到了冰清玉潔，只看到了百花齊放。

當他算準了時機準備衝過去，才跑到一半，手都來不及張開，突然一旁榆樹上吱吱喳喳不休的山雀，居然群起飛向他，或是用尖嘴啄，或是用利爪抓。

若是一兩隻他還不怕，偏偏樹上有上百隻雀兒，隻隻衝著他來，毫不客氣，痛得他抱頭鼠竄，在地上翻來滾去，一旁的小雪都看傻了眼。

然而很快地，她由鳥鳴聲中知道了什麼，看向那長工的目光便帶了警戒，跑開了遠遠一大段距離。

這一幕不是沒有旁觀者，很快府裡的人都知道是怎麼回事，也對這長工使壞卻遭受雀鳥攻擊的報應之事嘖嘖稱奇。

消息不待傳到華惟深那裡，李總管就先處理了這名長工，用府規處置後發賣出去。也就是說，綠丹的計劃失敗了。

可是她並沒有就此罷手，反而覺得是那長工太蠢，連個傻丫頭都搞不定，幸好他還算識相，沒有把自己也供出去。

這件事讓她提高了警覺心，像這等陰謀害人之事還是不要求別人，自己下暗手比較安全。

每個月丫鬟們都要到外書房的側間，也就是李總管平素理事之處領取月俸。李總管為了管理方便，要求丫鬟們要在每月初一的辰時之間前來領取，與侍衛及長工們的時間錯開，逾時不候。

所以每到那個時候前院就特別熱鬧，外書房通常也是華惟深接待普通客人之地，所以外頭景緻不錯，假山流水曲徑石洞，還有一池清荷，楊柳垂岸。如今荷花正開得滿當，每個來領俸的丫鬟都會三三兩兩的聚集在池邊，只為多看那高潔的荷花一眼。

小雪自也不例外，她來到李總管處，得到人生第一筆月俸時笑得眉眼彎彎，退出

屋外後也不落人後地找了個人較少的池畔站定，欣賞芙蓉出水。

就在她看得入迷時，綠丹等一行人經過她身後，也不知是誰伸出了手，就要往小雪背後一推，圍繞著荷花池畔的楊柳樹突然騷動起來，接著就看到不計其數的松鼠由樹梢鑽出，淒厲地叫了幾聲，居然撲向了綠丹一行人。

那準備使壞的手來不及碰到小雪，連忙縮回來護住自己的臉，幾名丫鬟就在眾目睽睽之下被松鼠追咬得狼狽不堪，甚至還有不少人落入荷花池中，掙扎著喊救命。其中就包括了綠丹。

雖說池水約莫只有半人深，但驚恐之下在水中的幾人只知尖叫撲騰，其中綠丹叫得最大聲，哪裡還會理智地在池子裡站起來？

幸而婆子領月俸的時間與丫鬟們相同，幾個識水性的粗壯婆子下去救人，才沒有造成重大傷亡。

而險些成了被害者的小雪早就閃得老遠，肩上還站著一隻吱吱叫不停的松鼠，看上去倒像在抱怨什麼似的。

當綠丹被送回住處時，劉媽早已心急如焚，看到自己女兒氣若游絲的慘烈模樣，不由心生火起。

綠丹明明是要推小雪落水的，怎麼弄到最後是自己掉了下去？難道是小雪出了什麼幺蛾子？

綠丹蒼白驚恐的神情幾乎燒融了劉媽的理智，她將這一切歸咎於小雪，為什麼受苦受難的不是她？一下子氣得衝到了膳房中，直接捧起一大鍋燒得滾燙的雞湯。劉媽氣沖沖地直接走向華惟深的院子，她知道今日侯爺不在，恰好是報仇的好機會，一看到小雪回來，朝著花園行去，劉媽尖厲地嚎叫了一聲——

「賤丫頭給老娘站住！」

小雪並未理會這聲叫喚，繼續往前走，劉媽氣極，不管不顧地衝上前去，就要將手中滾燙的雞湯往小雪身上潑。

背對著她的小雪自然不知道發生什麼事，千鈞一髮之際，劉媽眼前閃過了一道銀白色的影子，接著她欲潑出去的雞湯居然被撞得全倒在自己身上，燙得她連聲慘叫，倒在地上打滾。

小雪此時才納悶地回頭，低頭茫然問著不知從哪裡冒出來的銀狼。

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銀狼甩了甩尾巴，鼻頭嗤了一聲，像是頗為不屑，而後扭著高傲的身軀離開。

小雪怔了怔，不知道是不是懂了銀狼所要表達的，驚訝地望向了劉媽，隨即也轉頭隨著銀狼走了。

而聽到劉媽慘叫的侍衛們這才匆匆行來，卻不明白為什麼來送雞湯的婆子會把熱湯倒在自己身上。

於是綠丹連作了幾日惡夢，驚嚇得不成人形，劉媽甚至燙得面目全非，以後都不知道能不能恢復過來。

母女倆自是將小雪恨到了極點，只覺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種種悲劇都是小雪害的，她怎麼就不死呢！

「那丫頭太邪門了，怎麼運氣就那麼好，每次都逃過一劫！」劉媽氣得牙癢癢的，但在她詛咒小雪的同時，也牽動臉上燙傷的劇痛，眼眶都泛紅了。

「娘，我們該怎麼辦？」綠丹已經亂無章法，都不知道該怎麼對小雪出手了。

「那丫頭恐怕是個運氣好的，咱們就不能和她硬幹，得拐個彎來算計。」

劉媽的神情越發猙獰，看得綠丹都忍不住縮了縮肩膀。

「拐……怎麼拐彎？」

劉媽陰惻惻地笑了。「別忘了妳老娘管的是膳房，看來咱們不能自己下手，而是要讓侯爺來處置小雪那賤人。」

綠丹有些茫然。「我們該怎麼做？」

劉媽朝女兒招了招手，在她耳邊低聲說了幾句，果然綠丹聽得眼神一亮。

母女兩人交換了一記會心的眼神，當下覺得心情大爽，眼神更加陰沉起來。

只要人在侯府中，華惟深用膳時間相當固定，一日三餐，中午那頓在錦衣衛衙門吃，早上點卯前會把便於攜帶的早膳帶走，晚膳則是下衙回府後隨即擺上，約莫在酉時左右。

所以每日到了申時，小雪就會先問膳房菜色，把不適合華惟深的膳食去掉，或者依據他今日身體的狀況和精神的狀態，要求廚娘增加某些菜色。

這原本該是極為了解主人且服侍多年的貼身侍婢才有辦法做到的事，小雪偏偏就做到了。

華惟深其實有些挑食，以往服侍的小廝或婢女取來的膳食總有他不愛吃的，但只要是小雪傳的膳，華惟深總能吃個七八成。

其實光憑這一點，小雪貼身侍婢的位置就固若金湯了，可惜有人仍然看不明白。今日膳房備的晚膳有珍珠雞丁、鮮蘑菜心、紅燒牛柳、椒油銀耳、桂花豆腐及當歸老鴨湯，由於如今已是盛夏，小雪聽了菜色後，將當歸老鴨湯換成了蓮子絲瓜老鴨湯，免得吃了易上火。

平時她要更換菜色，廚房裡的劉媽都會冷言譏諷，今日倒是反常，乖覺地把小雪說了的菜色全換掉。等到華惟深回府，小雪已將裝著新菜色的食盒放到了桌上。近來的天氣的確是熱，平素喜歡臥在花園吹風賞景的銀狼都避到了抱廈之內，被華惟深順便帶了進來，接著他便直接入了浴房，清洗渾身的黏膩不適。

小雪覷著他入內間，便大膽放開來與銀狼玩了一陣，也因此當華惟深等了老半天沒人更衣，索性自己穿好由裡間出來時，看到的就是自家寵物毫無形象地四腳朝天，正讓那絕色小丫頭撓著肚子，還邊吐舌頭一副極為受用的樣子。

華惟深見狀心情不由頗為複雜，這小丫頭倒是厲害，連對他最忠誠的銀狼都叛變了，或許是一向顧及形象，連他都未曾讓銀狼放鬆成這個樣子。

在那玩到翻肚的一人一犬，這才遲鈍地看到了臉色不豫的華惟深，連忙各自彈開。銀狼抖了抖身子，又恢復以往那高傲模樣在桌角趴下，小雪則是很快地在盆中將手洗淨，然後束手到了桌邊準備替華惟深布膳。

他不動聲色地坐下，小雪依據他的習慣，先替他盛了一碗蓮子絲瓜老鴨湯，然而當華惟深舉起湯碗正要喝時，桌下的銀狼突然豎起耳朵，小雪見狀，嫩生生的臉蛋頓時失色，突然不顧一切地伸出手，將華惟深手中的碗撥開，結果碗磕在了桌面上，碎片四濺，馬上一桌子菜雞飛蛋打。

華惟深有些傻眼，倒不是因為食物被打翻，而是他突然警覺，若是換個人做這事，根本不可能得逞，必然會被他順勢拿下，然而小雪卻輕而易舉地翻了他的湯，這代表他對她居然本能的沒有防備。

「解釋。」他沒有直接發怒，而是冷了聲線。

因為事出突然，小雪直覺出手後心裡便忐忑不安，猛地被這麼一問，脖子都忍不住縮了一下，不過還是鼓起勇氣說道：「那湯裡被人下了藥，不能喝！」

「妳怎麼知道？」華惟深反問。

小雪不由看向桌面下。「是銀狼告訴我的。」

「牠怎麼不告訴我？」華惟深嗤之以鼻地一笑。

「因為爺聽不懂！」詎料小雪認真地回答了。

華惟深又是一怔，深深地看了她一眼，只見她雖然膽怯，眼神卻不心虛，他不禁想起李總管說過膳房的掌廚劉媽與她女兒是如何排擠小雪，突然有了絲明悟。

「傳劉媽來。」他突然冷聲道，外頭的侍衛立刻得令而去。

不一會兒，劉媽被帶了進來，同時還帶著綠丹，母女兩人向華惟深行禮，綠丹那眼珠子就沒有離開華惟深俊美的臉上過。

華惟深眉頭一皺，身上氣勢又冷冽了幾分，綠丹狠狠地嚇了一跳，打了個寒噤才連忙將頭低下。

「今日的菜妳做的？」華惟深見劉媽點頭，才又淡淡地道：「我吃了之後身體很不舒服，妳最好解釋一下。」

劉媽眼底閃過一絲興奮的光芒，隨即隱下，只是依舊低頭恭敬說道：「唉，原本奴婢今日準備了當歸老鴨湯，是小雪姑娘堅持要改成蓮子絲瓜老鴨湯，奴婢只好照做。小雪姑娘在提要求時整個膳房的人都聽見了，奴婢在做菜時大家也都看到了，所以侯爺吃喝了湯感覺不適，奴婢懷疑會不會是小雪姑娘在其中加了什麼？」

「妳怎麼知道本侯是因為喝了老鴨湯才身體不適的？」華惟深表情微變。

「因為……小雪那麼多道菜不換，偏就換了湯，奴婢才懷疑她使壞。」劉媽表面上說得煞有其事，一臉老實誠懇，其實頂著華惟深的威壓，心都快從胸口跳出來。

「原來如此。」華惟深皺起了眉。「本侯覺得更不舒服了。」

綠丹見到小雪一臉焦急，知道自己的機會來了，連忙插口道：「侯爺腹痛可不是小事，綠丹以前學過幾手，要不要綠丹幫您按一按，很快疼痛就會消失了。」

劉媽懂了女兒的意思，連忙幫腔，「是啊是啊，奴婢這女兒以前和老郎中學過幾手，最知道腹痛要按摩什麼穴道才能止痛。至於小雪這個下藥的賤婢，奴婢幫侯爺處理了就是，也無須侯爺再費心。」

聽她罵得難聽，華惟深臉色更沉了，犀利地盯著劉媽母女倆。「本侯何曾說自己腹痛了？」



劉媽與綠丹怔了一下，突然反應過來華惟深從頭到尾只說身體不舒服，可沒說是哪裡不舒服，怎麼她們直接就捅出他疼痛的部位？

被華惟深犀利的目光盯著，劉媽冷汗都流下來，而傾慕侯爺的綠丹更是連頭都不敢抬起來。

好半晌劉媽才勉強控制住情緒，說道：「那個……喝下老鴨湯，自然是先入腹，所以、所以我們也是猜侯爺應該是腹痛……」她得用盡全部力氣，才能讓身子不打顫啊！

華惟深面無表情。「那湯本侯沒喝，妳們倒是全招了。」

這下劉媽與綠丹也顧不得怕了，皆是一臉驚恐地抬起頭來。

綠丹見小雪一副置身事外的樣子，心中恨極，思忖著怎麼也要把這丫頭拖進去，於是咬牙說道：「侯爺明鑒！明明是小雪把藥加到侯爺的湯裡，和我與娘沒關係啊！」

「妳親眼看到的？」華惟深有點不耐煩了。

綠丹把心一橫，僵硬地點頭。「是……奴婢親眼看到的……」

華惟深用一種看傻子的目光看著她。「妳娘說小雪下藥，只敢說是懷疑，到妳這裡就是親眼看到了？她在廚房做事妳在外院，是怎麼親眼看的？想來本侯久不管府中瑣事，個個都把本侯當病貓了。」

「不……奴婢沒有……」

劉媽與綠丹齊齊跪下磕頭，內心大喊不妙。

然而華惟深看了這對母女一番作態，心中已有了定見，不想再浪費時間應付她們。「來人，把她們帶下去，這兩人意圖於本侯膳食中下藥，一人三十板打死不論，沒死就發賣！」

綠丹一聽華惟深的命令，隨即尖叫起來。「侯爺冤枉啊，這事明明是小雪做的，無憑無據怎麼能栽到我們母女頭上……」

「本侯做事不需要證據。」華惟深說這話的同時，淡淡看了小雪一眼。「而且本侯就是要偏心她，妳待如何？」

一個犯錯的人，不會有這麼一雙清澈無邪的眼睛。

還可以這樣？綠丹不由傻了，與嚎叫不休的劉媽一起被侍衛拖了出去。

直到那對母女慘叫的聲音不再傳來，小雪才恍若大夢初醒，一個箭步上前欣喜地拉住華惟深的袖子，但隨即又覺得自己僭越，很快收回那如玉般的雪白小手。

「謝謝侯爺願意相信小雪！」她把小手縮在袖子裡，直接藏到了身後，臉頰上帶著微紅，不知是不是羞的。

那少女嫵媚的嬌態令華惟深的心狠狠地跳了一下，畢竟他城府非同一般，就連她將手縮回去的動作，他眼角餘光都沒有瞥過去一瞬，仍是那般古井無波。

「因為妳太蠢，做不來下藥的事。」其實是李總管早就派人盯著小雪的一舉一動，要做華惟深的貼身侍婢，怎麼可能不特別注意？

這句話明明是貶損，但小雪橫聽豎聽就是聽出了一股維護的意味，不由心裡更開心，盯著他的大眼中都像閃耀著星星，熱情來得直接坦率。

華惟深有些端不住了，清了清喉嚨後說道：「妳是本侯的貼身侍婢，在府裡就是能橫著走，不管誰都不能欺負妳，否則丟的是本侯的臉，明白嗎？」

小雪興奮地點了點頭，她這輩子除了大哥之外，還是第一次被旁人如此看重，畢竟教養嫻嫻是受大哥所託才來照顧她的，景陽宮的生活實在無法和其他地方比。華惟深，是這個世界上第二個對她好的人！

「爺！小雪以後一定會報答您的！」她信誓旦旦地道。

報答？就憑這小胳膊小腿兒？

華惟深只是深深地看了她一眼，依舊冷冷淡淡，不予置評。

劉媽及綠丹的慘烈下場猶如殺雞儆猴，侯府裡的下人益發聽話勤奮，閒話都不敢多說一句。至於對小雪的排擠，在綠丹這個始作俑者被攆出府後，更是直接消弭在無形之中。

但是小雪也沒有因此得隴望蜀，她還是只有銀狼一個朋友，也不多與旁人接觸。或許是這樣守本分的態度打動了華惟深，她開始可以進入他的書房去侍墨焚香。是的，紅袖添香這回事，小雪居然做得出乎意料的好，比她任何服侍的工作都好。她放在香爐裡的香，比起他以往慣用的檀香要清雅得多，也讓時常工作到深夜的華惟深不再感到腦際那樣沉重。

而在侍墨這一塊就更突出了，她磨出來的墨色澤均勻濃淡適中，甚至很識相地每回磨完墨就站得遠遠地替他打扇，一眼都不看他書案上的任何文件書摺。

因為她識字，而且學得還不差。

會知道這事是因為一次意外，華惟深的書落到了地上，小雪替他拾起時直接說出了書本的名字。

華惟深隨意的問她是否以前讀過，她竟點頭承認，還將書中精要頭頭是道地說了出來。

那可是《陸宣公奏議》啊！是集結前朝陸宰相所作之制誥、奏議，內容廣泛深入財政、軍事、外交、經濟等等，針砭時弊，對於後世的君臣相當有參考價值。

小雪拾起的是第四卷，內容多在說明均節賦稅恤百姓，她一個由恭州偏遠地帶來的小丫鬟，讀這種書要做什麼？

華惟深覺得自己小看她了。

從此之後小雪在書房服侍時，華惟深都會特別注意她，不過她偷瞄果盤中蘋果的次數遠大於看向書房其他地方的次數，直讓他啼笑皆非。

她想要他偏不給，看她瞪著蘋果瞪到大眼睛濕漉漉的，小嘴兒微啟，又不敢直接開口要，他心頭不知怎麼地，發癢。

「妳一直看著琴，會彈嗎？」他似是隨口問道。

「什麼？」小雪這才從對蘋果的渴望中回神，隨著他的目光看過去。

書房裡有一把古琴，那是華惟深公忙時放鬆的娛樂，並未放置在專用的琴桌上，而是就擱在臨窗的條案上，湊巧的是，果盤就擺在了琴旁邊。

華惟深等著她再次羞紅臉蛋，支支吾吾的解釋她只是想吃蘋果，他便可再賣她一次好，賞幾顆給她，順帶彰顯一下自己身為主子的派頭。

這丫頭與以往的侍婢全然不同，雖然服侍的禮儀算是學得周全，但他總覺得她是因為聰明所以學得快，其實不是個服侍人的料，並沒有把他這個主子放在心裡最重要的地方。

他很清楚她感激他、敬重他，但她或許並未認為自己的地位就在他之下，看著他的目光就像在看一個普通朋友，沒有其他下人的畏懼及討好。

這一點從她向來不自稱奴婢，也只敬稱他一聲爺，而不是其他下人所喊的侯爺，可見一斑。

一個侍婢想要主子對他推心置腹，那主子就該是她的天，她尚沒有這種覺悟，他就該在平時服侍時好生敲打，絕對不是他想看她不知所措臉紅的模樣，絕對不是。然而華惟深在心中想得透澈，卻想不到她的反應完全不是他能預料的。

她居然點了頭。

「小雪會彈琴。」她眨了眨眼看他，「需要小雪彈給爺聽嗎？」

真的會？一個被賣給人牙子的窮苦女孩，竟會彈古琴？華惟深帶著納悶，卻不動聲色地道：「彈吧！」

小雪抬了個椅子來到條案旁，將琴擺正，然後輕撥琴弦，調了幾個音，便抬起雙手按上琴弦，錚錚鏗鏘地彈了起來。

這是一曲《平沙落雁》，在她的指下彈來流暢嫺靜，彷彿在華惟深的眼前，秋高氣爽一望無際，雁兒在風靜沙平的水岸起起落落，雖有鴻鵠之志，內心卻是澹泊，刺中了他為官多年來的心境。

他身為錦衣衛指揮使，忠於聖上，是真的想為百姓做點事，沒有任何想要專擅奪權的想法，旁人見他冷漠孤傲，認為他心機深重，卻不知他置身事外，像個旁觀者般看雁起雁落，才能維持這個職務的中立。

不知不覺地，他閉上眼沉浸在這古琴曲的意境中，待琴音緩緩停下，華惟深張開雙目，卻被自己看到的畫面驚呆了。

窗櫺上站滿了松鼠、鼬、獾、野貓等小動物，窗外樹上站滿了各種鳥類，其中一隻還飛到了小雪肩膀上，銀狼不知道什麼時候進來了，一臉陶醉地趴在了她腳邊。

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華惟深詫異地問，他都不知道自己的鳳翔侯府裡有這麼多種的小動物！

小雪摸了摸肩膀上的鳥兒，讓牠站在指上，從窗邊放牠出去，而後不以為意地回頭笑道：「牠們來聽我彈琴啊！」

「妳……妳懂得牠們在表達什麼？」華惟深本能的問出這個問題，問完都覺得自己腦袋有毛病。

想不到她腦袋更是病得不輕，居然認真地回道：「我能懂啊！」

華惟深驚訝的表情慢慢收起來，他想起前陣子自己不在府中，李總管曾經提過的幾樁奇事——有長工想輕薄小雪，卻被府中鳥兒群起攻擊；府中的丫鬟想推她落水，也被樹上的松鼠整得不行；甚至那廚娘劉媽想將熱湯潑在她身上，卻被銀狼

一撞把自己給燙傷了。

這些事若只發生一次還能說是巧合，又或者她會馴獸，驅使獸類來保護自己，畢竟皇宮中也有百獸園馴養各種猛獸，裡面的馴獸師甚至可讓一頭熊穿著花裙跳舞。

可是今日發生的事華惟深無法解釋，這已經不光是馴獸所能辦到的，何況她一邊彈琴如何一邊馴獸？他不免認真思索起她離譜答案中的可能性，雖然這實在很難令人相信。

「妳既懂得動物在表達什麼，那妳告訴我，平素銀狼跟在我身邊時，牠在想些什麼？」華惟深隨口這麼一問，目光掃了下條案下瞬間豎起尖耳的銀狼，想聽聽她還能編出些什麼故事。

小雪先是愣了一下，隨即笑道：「銀狼覺得爺的皂色曳撒很醜，偏偏爺每天都穿它，銀狼都看煩了。明明爺品貌非凡，俊逸過人，適合鮮豔豔的顏色，像錦衣衛蟒袍那樣的紅色衣服最適合爺了！」

華惟深聞言，表情當下變得古怪，半信半疑地瞥了下銀狼。

想不到銀狼直身而起，由臥變蹲，甩了甩尾巴之後將狗頭偏向一側，彷彿真的很不屑他身上的皂色曳撒似的。

濃眉皺起，華惟深質疑地看了看銀狼，又看了看她，真心覺得鬼扯。

小雪驀地望向他，居然捧著小臉蛋，在他沒預料到的時候，臉紅了。

「其實我也覺得，爺穿紅色衣服一定更好看。」她不好意思地說。

那叫她切莫妄言的訓誡，當下噎在了華惟深喉頭，他居然說不出口。

不過事情可不是到此為止，小雪此時又突然望向窗外，方才那隻被她放出去的鳥兒慢慢地飛了進來，又停在她的肩頭。

小雪轉頭看向華惟深，「外頭有爺的訪客呢！」

「該不會是這隻鳥告訴妳的？」華惟深都要氣笑了，這樣怪誕的事，她居然想說服他相信。

小雪沒有再解釋，因為書房外已傳來了腳步聲，李總管的聲音清楚地傳了進來——

「侯爺，戶部蔣侍郎求見。」